



READERS

读者®

精华 (第五卷)



《读者》杂志社选编

读者精华

(第五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读者》杂志社选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主要选自《读者》(原《读者文摘》)总 54-71 期

责任编辑:刘英坤

李剑冰

封面设计:任伟

版式设计:马一青

《读者》精华

(第五卷)

《读者》杂志社选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兰州市邮政图书报刊销售总公司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380,000

1996 年 6 月第 2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000-600000

统一刊号:CN62-1118/Z

甘出刊字总 043 号(96)第 043 号

定价:9.80 元

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
自己的思想。

——〔俄〕鲁巴金

目 录

• 小 说 •

上帝变了	2
远与近	4
客店没有空房间	6
两者间的秘密	7
一个女人的夜晚	9
知音	10
台湾极短篇小说选	12
万幸	13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14
第一瓶香槟酒	15
妈妈和房客	17
多看了一眼	19
信	19

• 散文 诗歌 •

两片树叶的故事	22
春天到了	23
庭院	23
从前我把幸福的生活.....	23
别	23
我绝不随波逐流	24
绝望	24
永是.....	25
信仰	25
台湾儿童诗	26
“我们把爱情埋葬”	26
母性	27
再见	27
四季	27
无题	27
理解能力	28
心灵挑选她自己的朋友	28
人，总有那么一点	28

对话	29
因为我爱你	29
父亲说我爱发脾气	29

• 人 物 •

将军泪	32
叶赛宁的爱情悲剧	36
硬汉海明威	39
罗丹塑雨果像	42
勃郎台三姐妹和弟弟	43
诺贝尔的罗曼史	44
贝多芬的一生	46
孙中山逝世前实况	49
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	50

• 人生之旅 •

火种	54
谈友情	54
荣誉	55
“决不认输！”	57
温暖	59
天生我才必有用	60
普通人和好人	61
喜欢教书	62
跳出来看自己	64
纪律与职责	66

• 趣闻轶事 •

人蚊激战	70
时间制造的奇迹	73
领事凶杀案	75

• 在 国 外 •

四海一家	78
代客奇趣录	80
安娜和母亲节	81
海外奇谈(六则)	82
节省便士英镑自来	83
爱的甜蜜语言	83
莫斯科一条不寻常的胡同	84
《国际歌》的版税	85
泄愤靶场	85

• 书 摘 •

效率专家爸爸	88
--------------	----

《宽容·序》	94
激发创造力的五个问题	97
给文明把脉	99
作家的情书	102
禁果	104

• 漫 画 •

家庭幽默画	30
体育幽默画	68、144
爱情幽默画	112
一本书的遭遇	130
拍脑袋的发明	154

• 知 识 窗 •

动物的忧伤	116
营养知识问答	117
信不信由你	117
夸猪	118
有趣的数字	119
人的年轮	119
古书中的避讳	120
感谢灰尘	121
人体内的海洋	122
人是酸的，还是碱的	123
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124
人体衰老从腿开始	126
极度之静	126
俄狄浦斯情节	127
男女之别	128
困扰你的某些生理问题	129

• 历史一页 •

滑铁卢之战	132
夜莺与大提琴	136
世界第一珍邮的百年史	138
原子弹落下那一天	141

• 心理人生 •

嫉妒	146
六封信	148
初次登台	150
心理、判断和决策	152

• 人 世 间 •

我要我的孩子明白	156
一点人情味	157
生活琐事	158
一诺千金	159
感伤的华尔兹	161
电报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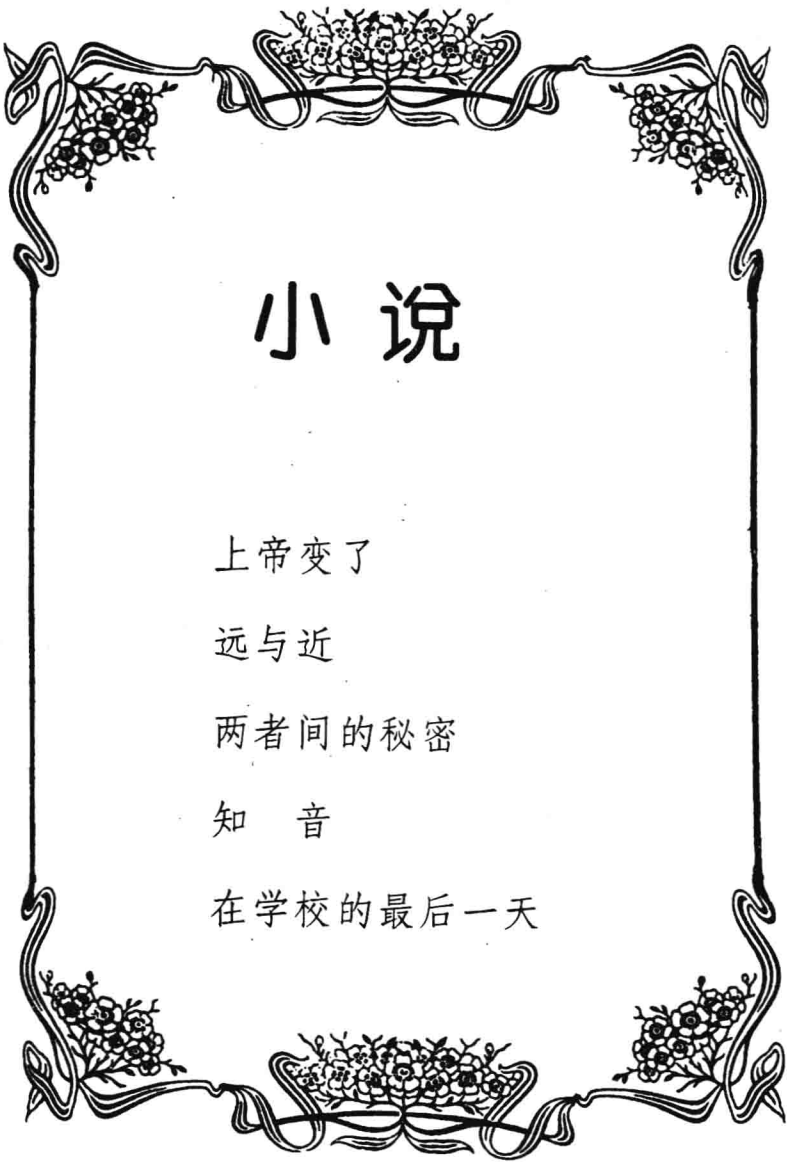
难忘的八个字	163
深深的爱	164
哦！冬夜的灯光	165

• 生活之友 •

爱的示意	168
库兹亚	169
花钱买欢乐	170
难忘的一夜	171
对自己说“不要紧”	172
犹豫不决	173
信任	173
十二位妻子谈丈夫	174
太太的分量	175
学会生活	175
信	176
默契——一个神奇而美丽的空间	177
后悔药	178
爱情陷阱八种	179
超然时刻	181

• 点 滴 •

富有(5)羊蹄树下的男孩(6)一封绝交信(8)外交官和女人(9)生命的意义(11)奇妙的图形(15)金钱与事业(16)零星的哲学思考(18)幽默11则(20)棋手的记忆力(23)测字先生(25)儿童和平条约(26)飞越樊篱(35)盒子与生活(35)两心相通(38)豪猪的哲学(41)意外(45)杂感(49)想当演员的丘吉尔(52)优胜者与失败者言录(56)对儿童的讲话(60)广告(61)她本来长得不丑(63)我看到的美国(72)足球的幽默(76)远见(80)小品七则(86)意林(86)即兴表演(92)随想录——给艾娃(93)《喀秋莎》纪念碑(98)统帅和班长(101)星相家的悲剧(110)一次“鸿门宴”(121)奇妙的感觉(123)爱因斯坦的话(125)街头记趣(127)聆听(128)语丝(129)良机(135)贝多芬的吻(137)物理学家眼中的体育运动(140)鲁迅谈中国人(143)体育幽默(144)习惯(147)没有时间(149)创新(149)背着人的时候(151)与春天约会(153)巧入(157)悼词(158)自知之明(160)奇迹(161)一线万金(162)哈姆雷特手中的书(163)古代笑话六则(166)关于卵石的寓言(170)印第安语的妙用(172)此景不长(178)漫画与幽默(182)	
--	--



小说

上帝变了

远与近

两者间的秘密

知 音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上帝变了

〔西班牙〕米丘尔·德·乌娜姆诺

○ 周新伟 李少志 译

人要生活，必须勇敢地闯出自己的幸福之路。



乔恩·曼索是位纯朴、善良的老实人，在这个充满邪恶的人世上，一辈子连个苍蝇也未伤过。孩提时，他与伙伴们玩骑驴，总是让别人骑。好友们都信任他，并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风流韵事讲给他听。甚至他长大成人，同伴们依旧亲昵地用儿时的称呼叫他“小乔尼”。

他最崇尚一句中国格言：切勿显示自己，须忠于最能帮助你的人。

他讨厌政治，厌恶经商；对一切会给他平静生活带来风波的事，都避之遥遥。

他生活简朴，从不花一文原有的积蓄，只靠微薄的一点收入维生。

他秉性虔诚，从不冒犯他人。如果他对某人印象欠佳，就只说他的好话。

假若你跟他谈起政治，他会说：“我算什么？既不站在这边，也不属于那派，我不关心哪个党执政，我仅是个上帝的罪人，只求与人和平相处。”

然而，尽管他很善良，却也难逃最后的死亡。这是他终生所做的唯一明确的事。

一位天使，身佩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正在按身上的印记给死魂灵分类——这些印记是他们离开人世、经过阴间登记台时打上的；然后再办理一种类似“移民检查”的手续。在那儿，天使和魔鬼友好地坐在一起，查阅档案，看是否一切亡灵都已备案。

登记室入口的情景简直和出售当日斗牛比赛券的票房外景一样。成群结队的人们你推我搡，各不相让，都急着想尽快知道自己的归宿。一时间，各种语言、方言及土语的诅咒声、乞求声、辱骂声和争辩声搅为一团。而乔恩·曼索却在一边自语道：“我不愿掺和到他们中间，里面一定是些不安分守己的家伙。”

他声音轻微，没有谁注意他。那位身佩大刀的天使也丝毫

未意识到他的存在。于是，他便溜了过去，走上通往天堂的路。

他独自一人默默地走着。时而有一群人从他身边走过，唱着祷文，有的甚至狂热地手舞足蹈。可乔恩认为，这一举止对于走向天堂的幸运儿来说，太不合适了。

到达顶端，他发现乐园的墙边已排了一长队人。几位天使像人间的警察一样维持着秩序。乔恩·曼索便站在队伍的末尾。

片刻，一位修道士走来。他巧妙地向乔恩讲述了自己如何急于进天堂的缘由，言语令人同情。于是，乔恩便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即使在天堂也与人为便才好。”乔恩暗想道。

又来了一位，这次虽不是修道士，却也想得到修道士同样的照顾。乔恩满足了他。总之，没有一个后来的虔诚者不欺骗乔恩，然后弄到他的位置。他那温良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整个行列，并作为一个永久的传统在不停替换的人群中继承下去。乔恩仍站在队伍的最末尾，成了自己好名声的奴隶。

几个世纪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碰上了一位智慧圣洁的主教。他原来是乔恩一位长兄的重孙。乔恩不无委屈地向他倾吐了自己的苦衷。这位智慧圣洁的主教答应见到上帝后为他求情。听了这话，乔恩又一次把自己的位置让了出来。主教进了天堂，径直走到上帝面前，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敬意。上帝心不在焉地听完后瞥了他一眼，察知他内心有事，便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吗？”

“主啊，请允许我为您的一位仆人求个情吧，他几个世纪一直排在队伍的最后……”

“别绕弯子了，”上帝打断他的话，“你指的是乔恩·曼索？”

“是啊，我的主。就是那个乔恩·曼索。他……”

“好了，好了。让他自己照顾

自己吧！不许你再管别人的事。”话毕，扭头对引路的天使说：“带下一个。”

主教来到天堂的墙边，爬上墙头，把乔恩·曼索叫过来说：“太叔父，我很遗憾。您不知我有多难过啊。主告诉我您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不许我再管别人的事。可是……您还在最后吗？别泄气，鼓起勇气，别再让自己的位置了。”

“原来是这样！”乔恩吃惊地喃喃道。豆大的泪珠顿时夺眶而出。晚了，一切都晚了。因为那可悲的“传统”已束缚了他的手脚。人们不再请求他让位，而是理所当然地站在他前面。

他垂头丧气，无心继续排在最后，便越过坟堆，在荒野里游荡。后来，他遇到了许多萎靡不振的人在路上行走。他便跟着他们，最后发现自己到了炼狱的门口。

“看来进这里比较容易，”他暗想，“一旦入内，涤清了罪过，自然会将我送入天堂。”

“嗨，朋友，你上哪儿？”

乔恩转过身，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天使，头戴学士帽，耳根夹着一支笔，正从眼镜框上打量自己。他叫乔恩过来，上下打量一番后，皱着眉头哼道：“你病入膏肓，又已老朽，我担心进去后你会被炼化，你还是去地狱那边吧。”

“去地狱！？”乔恩·曼索第一次愤怒了。一个人即使再有耐心忍受长期痛苦，也受不了被天使看成一个十足的白痴。

绝望之中，他走到了地狱门前。这里没有等待入内的队伍，或诸如进天堂的麻烦。门大敞着，冒着一股股呛人的浓烟，不时传来阵阵叫喊声。门边坐着一位可怜的魔鬼，拉着风琴，扯着嗓子唱道：“来吧，先生们，进来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间喜剧……谁都可以进去……”

乔恩闭上了双眼。

“喂，站住！年轻人。”那魔鬼朝他喊道。

“您不是说谁都可以进去吗？”

“我说过。但是……你瞧，”魔鬼捋着尾巴认真地说，“我还有点怜悯心，并且……毕竟……”

“好吧，好吧。”乔恩说着转身离去。因为那烟呛得使他难以忍受。

“可怜的家伙。”他听到魔鬼的自语声从身后传来。

“可怜的家伙？连魔鬼也可怜我！”

乔恩在绝望中快要发疯了。他又回到坟地旁的荒野中，像沧海中的一叶小舟茫然漂泊。

一天，一股诱人的香味飘出天堂，引得乔恩来到墙边，希望知道里面在做什么。此时黄昏迫近，上帝走了出来，在天堂花园中散步。乔恩等他走近墙边，便张开双臂，用夹杂着愤慨、乞求的语气说道：“主啊！主，您不是把天堂许诺给温良的人吗？”

“是的，”上帝回答道，“但是，那是给勇于进取的人，而不是给等着别人送他进天堂的人。”说罢转身离去。

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上帝后来发了慈悲，让乔恩·曼索重降人间。新生后，他一反常态，凡事争先恐后；当他第二次死后，便顺利地通过了那条长队，自豪地迈进天堂。

现在，他在里面经常自语道：“人要生活，必须勇敢地闯出自己的幸福之路！”

（余晓夫，图）

人类正在狂风暴雨中改变面目，整个世界在改造中，不能容许任何人到过去时代美好事物中去找一个藏身洞。

——罗曼·罗兰

远与近

● [美] 托马斯·沃尔夫
○ 羲 苏译

在小镇郊外离铁路不远的土坡上，有一所装有别致的绿色百叶窗的洁白小木屋。屋子的一侧是个园子，里面几块菜地构成整齐的图案，还有一个八月末结着熟葡萄的架子。屋前三棵大橡树，夏天以它浓郁的树荫遮蔽着小屋。另一侧，生机盎然地长着一溜鲜花，与邻居为界。整个环境弥漫着一种整齐、节俭而又朴素的舒适气氛。

每天下午两点过几分，就有一辆区间特快列车路过这里。这时，这个庞然大物，刚在附近的小镇上停下喘了口气，正开始有节奏地伸展开身体，但还没有达到它全速前进的可怕程度。它从容地跃入视野，随着蒸气机强有力的转动，它一掠而过，沉重的车厢压在铁轨上，发出一阵低沉平和的隆隆声，然后便消失在远处的弯道上了。每隔一段距离，火车便将浓烟喷向道旁草地的上方。起先，从它喷出浓烟的吼叫声中可以听出它在前进。最后，一切都听不见了，只有那速度稳定而有节奏的车轮声，渐渐消失在下午令人困倦的寂静中。

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驶近小屋时，司机就拉响汽笛，听见这信号，便有一个女人出现在小屋后面的门廊里并向他挥手。最初，她身边依偎着一个很小的孩子，现在这孩子已经长成一个体态丰满的姑娘。每天，她

仍旧和母亲一块到门廊去向他招手。

司机就这样常年开着车。他老了，头发变得灰白。他曾经驾驶他那重载满员的巨大火车，上万次地穿越大地。他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结了婚。曾有四次，在前方的轨道上，他看见酿成悲剧的可怕的黑点，凝聚着恐惧的阴影，像炮弹一样朝着车头直射过来——一次是一辆轻便马车，车上挤满一排排面容惊恐的孩子；另一次，一辆蹩脚的汽车在铁轨上抛锚，车上的人都

顷刻间，他感到极度的失望和伤心，带着二十年来满怀的希望和幻影……

吓得呆若木鸡；还有一次，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走在铁路边，他又老又聋，完全听不见鸣笛的警告；又一次窗内有人忽然尖叫一声跳了出去——这一切他都看见了，懂得了，凡是

像他这样的人所能了解的悲哀、欢乐、危险以及劳累，他都遇到过。在那忠实的服务中，他饱经风霜，变得满脸皱纹。他的工作使他养成了尽忠职守、勇敢和谦恭的品质。现在他老了，具备了他这一类人特有的那种尊严和智慧。

但是，不管他见过什么样的危险和悲剧，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印象都不如那座小屋和那挥动胳膊大胆而自由地向他招手的女人来得深刻。这印象美好而持久，超然于一切变更和毁灭之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不幸、悲哀和过失，打破他日复一日铁一般的时间表，它总是永恒不变的。

一看见这座小屋和两个女人，他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极不寻常的幸福。他曾在一种种光线、一百种天气里见过她们。他在冬天灰白而刺目的阳光下，隔着遍布凝霜覆盖的棕色短茬的田野，远望过她们；他也在魔术般诱人的绿色四月里看见过她们。

在她们身上，在她们所居住的那间小屋上，他怀着一种父亲对亲生孩子才有的那种柔情。她们生活的图景如此鲜明地刻印在他的心中，终于他认为自己已完全了解了她们的生活，直至她们

一天中的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最后他决定将来当他退休时，他一定要去寻找她们，对她们说说话儿。因为他和她们之间，生活上已经如此地融成一体了。

这一天来到了。司机终于走下火车，踏上月台，到达了那两个女人居住的小镇。他在铁轨上往返的岁月终结了。他现在只是铁路公司里享受养老金的职工，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了。他慢慢地踱出车站走到街上。小镇里的一切都显得这么不熟悉，就像他以前从未见过它一样。他走着走着，渐渐生出一种困惑慌乱的感觉。这果真是他经过了上万次的那个小镇吗？这些房屋难道真是他从驾驶室的高窗向外看到的那些房屋吗？一切就像梦中的城市那样生疏，嘈杂。他走着，精神上茫然失措的感觉愈加强烈了。

突然，房屋渐渐稀疏了，四散成小镇边区的村落、大街也消失为村道了——那两个女人就住在这条路边。他在炎热和尘土中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着，最后终于站在他所搜寻的那所房屋面前了。他一看就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他看到屋前那高大的橡树、花坛、菜园和葡萄架，以及远处闪光的铁轨。

是的，这正是他所要找寻的

那幢房子，他开车多次经过的那块地方，他怀着如此幸福的感情所一心向往的目的地。那么现在，他既然已经找到了它，他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为什么他的手还畏缩着不敢推门？为什么这城镇，这道路，这土地，这通往他热爱之地的入口，却变成像某些丑恶的梦境中的景色一样那么陌生呢？为什么现在他感到这么彷徨怀疑和绝望呢？

最后，他走进篱门，慢慢地沿小路走着，不久便登上了通往门廊的三级矮石阶。他敲了敲门。很快便听见大厅里有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他的面前。

顷刻间，他感到一阵极度的失望和伤心，而且后悔来到这儿。他一眼就认出：现在站在面前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人正是原来那个曾经向他招过千万次手的女人。但她的面容却是生硬而消瘦，脸上的肌肉无力地松垂着，形成黄黄的皱褶，两只小眼睛充满猜疑，胆怯地、惴惴不安地打量着他。看到这般情景，听到那不友好的言语，所有那一切，那种他从她的招手中所领悟到的那股大胆、自由和亲热劲儿，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他试图解释，告诉她自己是谁，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既不真实而且可怕。但他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下去，顽固地抑制着涌上心头的那种悔恨、慌乱和疑惧交集之感。这种恐惧感在他的心中不断地上涌，淹没了他当初的全部欢乐，并使得他为自己那充满希望和温情的举动感到羞愧。

最后，这女人几乎是不情愿地邀请他进屋，高声刺耳地叫进了她的女儿。他感到一阵难堪，坐在一间又小又丑的客厅里，竭力找一些话说，而两个女人看着他，目光里含有呆滞的、困惑不解的敌意和阴沉的、畏怯的拘谨。

后来他结结巴巴地简单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他沿着小路走了，再顺着大道走到镇上。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对着那伸向远方的、熟悉的铁轨时，他内心曾是那样勇敢，充满自信；现在，在这片陌生而又不容置疑的大地面前，他心里充满了怀疑、恐惧和厌倦。那块土地离他不过一箭之遥，然而他没有看过一眼，也不了解。他明白了，他刚失去了光闪闪的铁路的一切魔力，那条明亮的铁轨引向的远景，还有他怀着希望追求着的美好的小小世界里那一块幻想的角落，也都一去不复返，再也得不到了。

富

有

住在旅馆里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有一个能引起你兴趣的同屋。最近，我和一个87岁的老人同住一个房间，他曾在沙皇俄国住过。很快我发觉我自己被戴维的生活、经历和家庭历史所吸引。他反应快、口齿清晰。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豪的家长。当他给我讲述他的儿子、女儿、女婿和孙子、孙女们的时候，总

忘不了在每次描述后加上这么一句：“他也很富有。”最后，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这么问他：“戴维，富有对你来说极为重要。告诉我，你真是觉得做一个富人那么重要吗？”有那么一会儿，他很安静，没说话。最后他说：“不，你是对的。健康很重要，精神愉快也很重要，富有只会给你带来方便。”



李春景
〔美〕
道内华

客店没有空房间

华利·普林那年才九岁，上二年级。城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学习很吃力，他长得又高又笨，无论是动作还是思维都很迟缓。

班上的孩子们嬉闹时，常设法把他排斥在外，但华利总是在一旁等着，找机会帮个忙。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整天笑嘻嘻的，有着保护弱者的天性。每当大孩子追打小孩子时，华利总是说：“为什么不停下来？他们没有哥哥。”

华利希望能在那一年的圣诞庆典中扮演拿着长笛的牧羊人。但剧的导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

角色，不能交给华利。不过客店老板倒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华利只需狠狠地拒绝约瑟住下就行了。

同往常一样，大批观众聚在一起看一年一度的耶稣诞生的再现。华利站在舞台的幕后，出神地望什么。

这时，约瑟出现了，慢慢地走着，温柔地保护着玛丽亚，使劲地敲着装在背景上的木门。

“你要干什么？”华利，这个“客店老板”粗声粗气地问，并打开了门。

“我们找店住。”

“到别处去找吧，”华利直盯着前方，用力说道，“这个店已经住满了。”

“先生，我们到处都问过了，都不行。我们已经走了很远，而且很累了。”

“这个店里没有屋子给你。”华利看起来很严厉。

“行行好吧，好心的老板。这是我的妻子，玛丽亚。她怀着孩子，你肯定会有一个小角落给她歇歇脚。”

这时，店老板先看了看玛丽亚，然后停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话，长得叫观众焦急。

“不行！滚开！”提示人在幕后小声地说。

“不行！”华利重复道，“滚开！”

约瑟凄惨地扶着玛丽亚，玛丽亚把头枕在她丈夫的肩上，两个人开始离去。

华利站在门口，望着这不幸的夫妻。他张着嘴，忧愁地皱着眉头，眼里显然充满了泪水。

突然，这历史的再现出现了与众不同的结局。

“别走，约瑟！”华利喊道，“带玛丽亚回来。你们可以住在我屋里！”

一些人觉得这次表演砸锅了；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演出。

（晓 林图）

羊蹄树下的男孩

谢生曾经是个落后学生，是训导处的常客。毕业后再看到他，已经是个彬彬有礼的大专生。

最近收到他的来信，很诚恳地托我替他办件事——帮他探望校园里的一棵羊蹄树，看它现在长得可好？还有树旁的一堵高墙，是否依然屹立？

他说：“因为当年被罚站或是挨训时，总是面

对那堵墙，墙边的小羊蹄树默默地陪着我。一年、二年过去，突然间，发觉羊蹄树长高了许多，自己却仍不知长进，依旧惹是生非。就在那时候，我得了启示，我觉醒了。”

依着他所说的地方，我看到已长至一楼多高的那棵羊蹄树。正是春来时候，羊蹄树如期的满树纷红，张开的枝干，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正给那堵墙一片友善的阴影。看见教官站在树荫下，劝戒着违规的学生。我摘了一片叶子，准备附在回信中，并且告诉谢生我的感动。

两者间的秘密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个很大的城市。没有人比皮尔·杜邦更熟悉这座城市的普林斯·爱德华街，他在这条街上给住户送牛奶已经有30年了。

在过去15年中，有一匹大白马为他拉牛奶车。皮尔被告知可以使用这匹马时，他用手温柔而怜爱地抚摸着马的脖颈和侧腹。

“这是一匹温顺的马，”皮尔说，“我能看出它的眼睛里闪耀出美好的灵气。我要以圣·约瑟替它命名，因为它也是一位温和而且具有美丽灵魂的人。”

大约一年以后，约瑟就认得每户订牛奶的人家，以及不订的每一家。

每天早晨5点时，皮尔就到了牛奶公司的马棚，那时他看到他的送货车已经装满了奶瓶，而且约瑟已经在等他了。皮尔会叫道：“早哇，老朋友！”接着便攀上他的座位，这时约瑟也回头望着他。

其他的车夫都笑了，他们说马在对皮尔微笑呢。

然后皮尔会轻轻唤着约瑟：“走，朋友。”于是他俩便很神气地走上街道。皮尔不用驾驭，马车就会驶过三条街道，然后右转过两条街后又左转入圣·凯萨林街。最后马在普林斯·爱德华街的第一家房子停住了。在那里，约瑟约等半分钟，让皮尔下车以及在门前放一瓶牛奶。然后马走过隔壁两家，在第三家停下来。再后用不着出声，

约瑟会转头沿街道的另一边走。不错呀，约瑟是一匹机灵的马。

皮尔会讲一些约瑟的事。“我从来不碰一下马缰，它确实知道要停在那里。只要约瑟拉车，一个瞎子都能送我的牛奶。”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皮尔和约瑟一起慢慢在变老。皮尔的胡子现在已经白了，约瑟的膝盖也抬不高，腿也走不快了。一天早上，皮尔拄着一根拐杖来上班。

“喂，皮尔，”马棚的工头贾克笑着对他说，“你是不是患了痛风症？”

“朋友，贾克，”皮尔说，“人老了，腿也累了。”

“你应该教教马替你吧牛奶送到订户家去。”贾克说。

那匹马认得普林斯·爱德华街上40家牛奶订户的每一家。每家的厨子都知道皮尔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所以他们需要让多送来一瓶时，他们不把订单放在空奶瓶中，而是大声地说出来：“请明天早上多送一瓶来，皮尔。”当他们听到皮尔的马车从街上辘辘地驶过来时，他们经常这样唱歌似地说着。

“是不是今天晚上有客人来吃饭呀？”皮尔也经常这样愉快地回答道。

当回到马棚时，他总是记着告诉贾克：“今天早上给伯昆家多送了一瓶；雷莫茵家买了一瓶脱奶油……”

大部分车夫必须每周填帐单以及收货

款，但是贾克喜欢皮尔，所以从不叫他做这些事。皮尔所必须做的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到达，然后走到老停在同一位置的马车旁，以及去送他的牛奶。大约两个钟头后他就回来，从他的座位上下车向贾克愉快地说声“再见”，然后转身慢慢地走去。

有一天，牛奶公司的总经理视察清早送牛奶的情形。贾克指着皮尔说：“留心他怎么跟那匹马说话，看看马怎么样听他的话，而且看看它怎样把头转向皮尔？看到那匹马的眼神吗？你知道，我想他们之间一定有秘密存在。我常常这样想：当他们走开时，他们两个有时会取笑我们。皮尔是个好人，总经理先生，但是他老了。也许他应该退休了，而且应该有一点养老金。”

“当然应该啊，”总经理笑了，“我了解皮尔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已经干了30年。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告诉他，他应该退休了。像以前一样，他每周还可以领到薪水。”

但是皮尔不肯离开他的工作。他说他每天不能驱使约瑟，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了。“我们是两个老人，”他对贾克说，“让我们一起老掉吧。当约瑟要

走时，那么我也会走。”

皮尔和他的马有某些事会让人亲切地笑笑。两个中的一个似乎可从对方获得一些秘密力量。当皮尔坐在约瑟所拉的马车座位上时，两个看来似乎都不老。但是当他们工作做完后——那时皮尔一拐一拐地走向街道，看来真的很老了，而马则垂下头慢吞吞地走回它的马棚。

一个寒冷的早晨，贾克给皮尔带来可怕的消息。这时天色还很暗，空气冰冷，夜里下过雪了。

贾克说：“皮尔，你的约瑟没醒过来。它很老了。它25岁了，这大约是人的75岁吧。”

“不错，”皮尔慢慢地说，“我已75岁，我再看不到约瑟了。”

“你当然能够啊，”贾克温和地说，“它在它的马棚里，看来十分安详。过去看看它吧。”

皮尔向前跨了一步，然后又转回来：“不……不……你不了解，贾克。”

贾克拍拍他的肩膀。“我们另外会找一匹与约瑟一样好的马。那么你在一个月内将可以把它教得跟约瑟一样去认识所有的

订户。我们会……”

皮尔的眼神使他住口了。那双眼睛有某种令他吃惊的气色，眼睛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

“今天休息好了，皮尔。”贾克说，但是皮尔已经一拐一拐地走到街上了。皮尔走到转角处，然后再步入街道上。一部大卡车的司机发出了警告的吆喝……然后是卡车急煞车时轮胎摩擦的尖锐声。但是皮尔一点也没有听到。

5分钟后一个医生说：“他死了……当场死亡。”

“我没办法呀，”卡车司机说，“他就走在我车子前头。我想他一定没有在看。唉，他走路就像瞎子一样。”

医生弯下身子。“瞎子？这个人当然是瞎子。看到那些肿疡没有？这个人已经瞎了5年了。”他转向贾克，“你说他在替你们工作？你不知道他瞎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贾克温声说道，“我们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一个朋友，叫约瑟……那是一个秘密，我认为，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俞晓夫 图)

一封

绝交信

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在1845年8月30日午夜，给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委婉动人的绝交信：

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你说来相当冷酷的姓

名，我是忘却一种我供养不起的幸福。

无用，对你说我多么不幸是无用的，因为你早已知道我多么真诚地爱你。

永别了！你那样多情，不会不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动机；你那样聪慧，不会不宽恕我……

玛丽本是农家女，为生计所迫来巴黎做女工，不幸沦为娼妓。小仲马为她娇媚的容颜所倾倒，想要把她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可她每年的开销要十万法郎，光为了给她买礼品，同她旅行以及各种零星花费，就已经借了五万法郎的债。他发觉自己也可能随之毁灭，就当机立断，结束了交往。

1847年，玛丽病重身亡，年仅二十三岁。第二年，小仲马依据她的身世写成了《茶花女》这部小说。后又改编成剧本，轰动了巴黎。



● [苏] 普罗特尼科娃 ○ 方 圆译

一个女人的夜晚

关上房门，薇拉契卡自豪地摇了摇头，精神抖擞地朝车站走去。

“都结束了。”她想，“终于分道扬镳了……而且，不是他离开我，却是我离他而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还有点儿意义呢。我自豪地走了——只拎着一只皮箱。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张了：高兴的话，可以去看戏，来了情绪呢，可以去看电影，谁都不会碍我的事儿……”她一刻不停地朝前走。

“再不会有人追在我屁股后头一个劲儿地问：‘上哪去？’……”她凝神谛听了片刻。前面没有脚步声，两旁也没有……可背后似乎有声音，尽管这声音并不很响……薇拉契卡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里。

不知什么地方有只乌鸦在“哇哇”怪叫，薇拉契卡赶忙加快了脚步。“我顺小道走，不会碰到人的。手里这只皮箱虽说不大，可是谁都能看出来它挺沉，我拎着它够费劲儿的。再说，要是碰上坏人劫道，也没人保护我呀。最好碰到的是只野兽，一头熊，或者是一只狼，而我的丈

夫，现在已经不是丈夫了，他一定知道我险遭不幸。没准儿，他还会后悔当初没留下我，或是后悔没有悄悄跟在我后面呢……也许，我还会天天晚上去和他会面，久久地凝视着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尽管这事儿没什么可说的。可我现在走了，孤单单的。尽管谁都不来追赶我。谁都不来，谁都不想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薇拉契卡在箱子上坐下来。寒风卷起雪粉撒向这个孤零零的人。“这会儿，家里一定是暖烘烘的……”薇拉契卡闭上眼睛。“每个电视频道都有节目。丈夫，过去的丈夫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欣赏电视节目。也许那些节目还挺带劲儿呢。他还会认为自己是一切财产，包括我工资的理所当然的支配者。是啊，我已经离家出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谁都不需要。即使是丈夫，真遗憾，过去的丈夫。此刻，我坐在皮箱上，不知为了什么在等火车。可他，丈夫，真遗憾，过去的丈夫，却在看电视，逍遥自在。可我呢？要知道，我们还没有分手呢。我不过就是离家出走嘛，出门瞧

瞧。”

薇拉契卡站起身来，伸手拎起皮箱，像来时一样精神抖擞地往回走去。

“又不见一个人影。后面、两旁都空空荡荡，最糟的是前面没有人。没有感到歉疚不已，也没有感到后悔莫及，况且，我也不是永远离家，甚至不是真的离家出走，不过是出门看看嘛。像我这样离家出走，只有傻瓜才干得出来。况且，只穿一件单薄的衣裳，连皮外套都忘啦！忘在谁那儿？忘在丈夫那儿啦！我并没有跟他分手，我不会和他离婚，我不会去和他打官司的，我什么都不想分。好在我们这儿什么野兽都没有，没有狼，也没有熊。所以根本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扑上来，只是别碰上坏人……”

薇拉契卡几乎是跑着来到家门的，蓦地，发现人影一闪。

“别坚卡！”她大喊一声，皮箱失手落地。

“我在这儿！”身旁响起了那极为熟悉的丈夫的声音，“我一直跟在你后头……”

“能帮我把箱子提进去吗？”……

十九世纪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一次在圣彼德堡参加舞会，他频频赞美身边的舞伴，说她美若天仙。那位女士说什么也不相信他的话，说：“外交官的话从来不可信。”俾斯麦问她为什么，她说：“很简单，当外交官说‘是’的时候，意思是‘可能’；说‘可能’时意思是‘不行’；嘴上若真的说‘不行’，

外交官和女人



那他就不会是外交官了。”“夫人，您说得完全正确。”俾斯麦说，“这可能是我们职业上的特点，我们不能不这样做；但你们女人却正相反。”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当女人说‘不行’时，意思其实是‘可能’；女人说‘可能’时，意思是‘是’；嘴上若真的说出‘是’，她就不是女人了。”